



余绍宋为抗日将士写碑文

◎方冬成

书画家、方志学家、法学家余绍宋先生是爱国者，抗日战争时期常出售书画以资助抗敌后援会，国民党军方对他尊重有加，多次请他书写纪念阵亡将士的挽联和碑文。《余绍宋日记》中对此有所记录：

1939年2月5日，“写大挽联送陆军第十六师阵亡将士会，文云：‘大义所必伸，自伤衰朽无能，慷慨但挥忧国泪；英灵终不泯，独恨凶残未已，凄凉又作表忠辞’。”

同年4月29日，“16师长何平遣其副官王略三来，求为追悼阵亡将士录序文，许之。”次日，“为祝季方改《陆军第十六师阵亡将士荣哀录序》一篇，季方原代予作，既以予出名，故不能不痛加点缀也。”

是年6月16日，“为永康县书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额。”

又7月3日，“书浙江省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，文为祀怀（即陈祀怀，时任杭州市市长、西湖博物馆馆长）所作，字逾二尺大，而寓无适用之笔，勉强书成……虽仅五百字，而书成汗流浹背矣！”盛夏，余绍宋一口气写下五百个二尺多见方的大字，足其对阵亡将士的敬重。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高9.18米，是年7月7日立于永康方岩寿山坑的桃花峰下，其时永康方岩为战时省政府所在地。该纪念碑于1965年被毁。

1937年8月13日，日军进犯上海，国军第10集团军奉命驻守淞沪战场，时称“八一三淞沪会战”。上海沦陷以后，第10集团军总司令部奉命迁至衢州。为纪念在青浦、金山卫、嘉善诸战役中牺牲的36333名阵亡将士，1940年1月3日，余绍宋受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委托，代撰《第十集团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文》。初始，余绍宋托海宁人查宽之代写，“以未甚佳，重为改作，仅用其首数语，多辞全改作，自觉慷慨激昂，与题相称。”6月19日他又“书《第十集团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文》，字四寸大，凡八百余字，以六小时成之”。《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》碑文：

天以华夏之复兴，必将有敌国外患焉。以警惕其上下爱假倭人肆毒于中土，隳突我城池，蹂躏我黎庶，掠夺我财资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我总裁知非天之欲祸我而将以福之也，乃排和议之策，期持久之功，谋所以翦彼凶残，复我邦族者，昭告于文武百僚暨于有众。建绪受命治第十集团军即勦部属以献身卫团。三年以来，赖总裁之威棱，将士之用命，士庶之响应，景惜幸得戮力以杀敌致果，其重者若淞沪、青浦、金山卫、嘉善诸役，类皆作殊死战，以寡胜众与阵地共存亡，虽阵地转移而消失，敌之精锐固不戾于原定方略也。他若伏击以

斩其首，奇袭以获其器，又或佯退以歼其众，深入以询其情，冒险犯难，大小亦数十战。建绪常亲临前线指挥，目睹同袍冲锋陷阵，甘冒毒气烈弹而无所于惧，无所于悔，前仆后继，视死于归，未尝不肃然动容而益信忠义之入于人心者，深蠢尔倭人之终不能亡我也。综计前后之阵亡者凡三万六千六百三十三人，其姓名别著于录。呜呼，可谓壮矣！建绪，湘人也，窃尝慕乡贤达曾左诸公之治军，为能使士卒有勇知方垂其令，誉其死事诸人之列名昭忠祠者，至今犹生气凛然。彼为中原斗争犹且若是，况乎抗战之师洽于攘夷大义，其为忠烈宁得比量。是则阵亡诸君之正气洵足以上薄日星，下弥河岳，苟无表忠之文，其何以发扬蹈厉而收我战必克之效。建绪凛天心之警惕，痛士卒之伤亡，虽大难未平，胜算可卜，而惧岁月之淹以渐亡前事也。因谋立碑以垂不朽，金曰惟命，遂卜地于衢州峥嵘山为之，命浙江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鲁忠修董其役。工既竣，乃属龙游余绍宋为文以勒诸名而系以铭其辞，曰：国运将兴，天心已见，惩彼凶顽，宁辞久战。口口同袍，邦家之彦，威俞风规，其则不远。人谁无死，贵重泰山，献身卫国，敢计生还。

皇天后土，鉴此寸丹，伟哉诸君，大节卒完。战而不和，和亦不协，孰是仇讎，而与并立。之人无良，甘为臣妾，不瞻不口，芳躅难接。衢山莽莽，口水泱泱，云车风马，飘忽超骧。伐石镌辞，用表幽光，凡百君子，视此国殇。

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敬立
国民大会浙江代表余绍宋并书
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七日

1940年7月7日，“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”矗立于衢州城内的中山公园（今府山公园）西南侧。碑石为方形，四面刻，碑文净高1.8米，宽0.8米，字径约7.5厘米，单面9行，共36行，每行22字。碑文用正楷书写，端庄雄浑，为余绍宋所撰碑文中最大的一块。全碑连座、额5米以上，十分巍峨。1942年“浙赣战役”中此纪念碑可惜遭日军毁坏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，同年10月在原处重修“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”。1966年被再次拆除。2005年9月，衢州市人民政府在原遗址设一标识，并刻有文字介绍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时在丽水云和大坪主持重修《浙江通志》工作的余绍宋，百感交集，抑制不住心中的欢乐，感叹：“夜半俄闻敌已降，起来颠倒着衣裳。惊疑醒作还家梦，失措欢如中疾狂。何意忽能逢此日，从兹不必滞他乡。八年锋镝余生在，莫向崦嵫叹夕阳。”

越园先生的一幅书法作品

◎方小康

有友通过微信发我一幅越园先生的书法作品图片，心中一喜。后便得观此作品真迹。这是一幅长条屏，背面有“余绍宋书晦翁诗 残幅 甲申心明”题签，落款时间是2004年。心明即金心明，义乌人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，并任浙江画院、西泠书画院特聘画师。

缓缓展开立轴，乃为行书，笔法流动，笔势连绵，布局精当。落款上一方印鉴为“余绍宋印”，下一方为“越园”。“越园”是余绍宋晚年用的字号。他早年曾用樾园、粤柬、觉庵、觉道人、映碧斋主人等字号，46岁后更号寒柯，抗战期间隐于沐尘曾用沐尘遁叟、沐尘遁客、老越等字号。世人对越园先生的名声更倾向于方志学和法学，实际上他“学与位俱显，才与艺兼长”，在史学、目录学、书画学、金石学等研究领域均有建树，是近代全才型学者。

篆刻家汪开年曾为越园先生治印“文艺传家三百年”，道出了余氏家族根底深远的治学传统。越园先生一族属高阶余氏家族，多出读书人。余绍宋高祖余可大弱冠能诗文，尤工草隶。“入武库后，不求进取，潜心绘事，师宋元而无板滞之习。偶作宋元小景，风致独绝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各擅其能。”曾祖余恩鏊，善画，有余资悉以购置名人书画、金石，又精于考订，撰有《藏拙轩珍赏》六卷。祖父余福溥，善画山水，尤喜画牛。伯父余士恺，善画花卉翎毛，在粤颇有名声。余绍宋父亲余庆椿也善书法，四叔余庆龄擅书画。

余氏一族多为工书善画之人，余越园颇受濡染。古人说：“唐人尚法，宋人尚意。”余越园自幼从颜真卿书法入手，后又遍学唐代其他各家书法，几乎将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李北海等人的书法全临习过，魏碑、魏墓志、魏造像也有所涉猎。中年后他对帖产生了兴趣，从此王羲之、赵子昂等人的风格也渗入到了他的书法，于是形成他兼蓄各家之长的书风。余绍宋之书法，既有继承，更有创新，工真行篆隶草皆能，尤以行草为精熟。余绍宋一生中所书碑刻、摩崖不下百种，而且遍布大江南北，如：《蹇季常先生墓表》，石碑原在北京西直门外；《重修西溪厉樊榭先生祠堂记》，石碑原在杭州西溪，后被砌入杭州蒋村一座无名桥下，2004年被发现后取出；《重修绍兴大禹陵碑》，石碑在绍兴大禹陵；《张集遗赠菊种碑记》，石碑原在杭州孤山；《鄞县大咸乡澹灾记》，石碑原在鄞县；《重修杭州西湖岳忠武王庙碑》，石碑在杭州岳庙。

再说本文开头提及的作品，落款时间为“辛巳春前四日”。1941年正是抗战时期，余越园避难于沐尘。作品书写的内容为朱熹七绝诗七首，其中有诗：“我穷初不为能诗，笑杀吹竽滥得痴。莫向人前浪分雪，世间真伪有谁知。”这首诗是朱子写给朋友刘叔通的，并自注：“仆不能诗，往岁为澹庵胡公以此论荐，平生侥幸多类此云。”

此条屏或许并非独立的作品，可能整幅作品是四条屏或更多，这也是金心明在背面注明“残幅”的原因。卷起这幅立轴，有惜有喜：惜的是作品暂不全，何时能团圆？喜的是越园先生的作品终于回家了，我捧着它，像迎接归客一般。